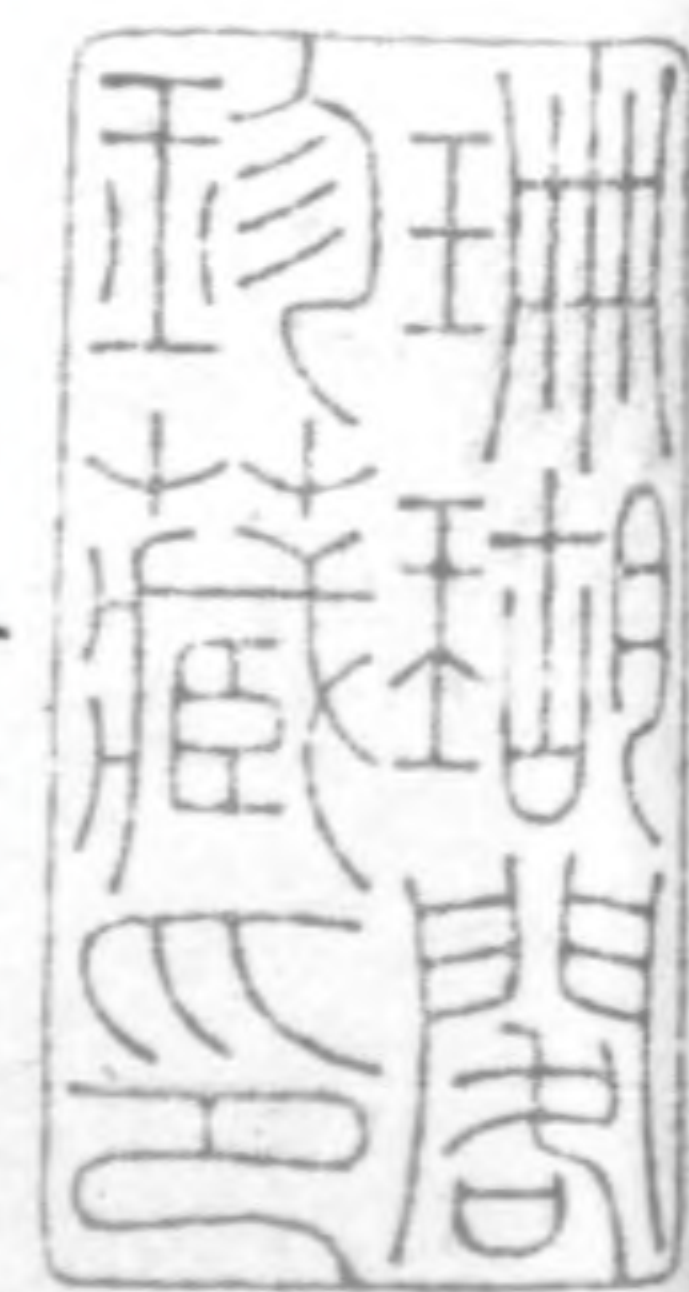


名家制義



題葉永溪稿



余選萬歷癸未文泗山以冲夷二愚以簡古義仍以名傳至於理解  
 精醇機法綿密則永溪為最當時稱西江四雋缺一不可知言哉勝  
 朝三百年江右文風極盛翰林多吉水朝右滿江西明初已誦之及  
 其季也羅陳章艾樹幟豫章震動海內晚村評其稿行世然世知讀  
 四家之文未知讀四雋之文四家人各為科四雋一榜並列且面目  
 各殊有家無派故明文莫盛於江西而江西莫盛於癸未亦制義中  
 葵丘之會也固城既評三家獨疑永溪為難識余每一披讀如入蘭  
 室如飲醴酒久而自化此豈可為不知者道歟

吾與回言

一節

葉修

聖人與大賢其知於道者深也。夫人之違於言也，以求知也。孰若不違而發之，為真知哉。夫子與回意曰：人之愚不愚相遠也。寧患在悟，患在執迷以為悟，是故入而問道退，而且惰行焉。蓋雖明亦愚而已矣。吾何獨取回哉。吾與二三子言也，即一言以為多。吾與回言也，即終日未嘗倦。此其間豈以博才辯而多言數窮乎。抑將欲發真趣而無言不悅乎。但見名理之所折，人爭持其見以相証，可回獨如愚然無見也。如是而授之，即如是而受之，其必有異于人者耶。試退而察之，洞乎在躬行可睹已。奧論之方承，孰不因一得以就。讎問回

獨如愚然無問也。坐而語之。即坐而忘之。其必有當于心者耶。嘗私以探之。炯乎在目前可見已。道之微也。終日言未嘗言及其發之也。無微不顯焉。蓋向之違之者。猶眩騖于智。故之迹。而回則去智矣。雖有明察者。不能加矣。道之多也。終日言無盡。歲及其發之也。無之非是焉。蓋人之違之者。大都不務聰明之寔。而回則寔詣矣。雖有知道者。不是過矣。何也。善聞者聽之以心。不善者聽之以耳。夫是以違違則愚。未始得聞也。寔始自回。既始得聞也。不知有回。夫是以不違不違則如愚。如愚之不為愚也。審矣。吾非回之與。而誰與。他人之違。只見一端。回之不違。當下見全體。惟其不違。是以足發。

直截簡徹一洗描摹恟恍之習

視其所以

全

葉修

聖人知人惟人無遁情而已。夫人各有心而所以所由所安歷可指焉。何慮其度哉。且惟人之詐也。而其情隱。亦惟逆人之詐也。而其情不隱。然則吾將聽夫人之度而尚模稜乎。抑將窮夫人之所度而務鉤鉅乎。當知一淑一慝。即一人之身耳。而淑者之淑。慝者之慝。則即一人而諸行犁然見前。故夫孰為用者。一視之必有所在也。孰為緣而用者。一觀之必有所由在也。又孰自然而生諸緣之用者。一察之尤必有所安在也。非謂視與觀之不得而後加察。即視觀即察。若彼孽于利善之塗。而吾直數之如一二矣。非謂視與觀之既得。

而後加察無不視不觀即無不察若彼穰于往來之路而吾直別之若黑白矣如是而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何也我之懸鑒也以自而猶比之契之心目之間彼之效動也惟情而又往得之人情之表有如姑信其以待吾觀姑信其由以待吾察是即待之日乃其廋之日而此之三者立辨果且有待乎哉雖陰重善歲亦肺肝有所不及揜有如置其以者而別為觀置其由者而別為察是即置之處正其廋之處而此之三者畢照果且有置乎哉縱突梯滑稽亦機械有所不及施蓋安生由生以其因緣不盡而廋之心獨無因而易盡萬以歸于一由萬由歸于一安其窺測無形而廋之人獨

有形而可窮然則知人誠艱獨奈何藉口于人廋也

上三句一時並用方是聖賢觀人法而焉廋句亦逼拶得盡看題  
握要已開已丑壬辰風會之先

事君盡禮

一節

葉修

聖人定人臣之論。明有禮也。夫事君禮之大者。正惟不盡。是慮何慮。諂哉。故其論必聖人而始定也。且今之于仕者。將無以自盡乎。既以得罪于君。將有以自盡乎。又以怨及于友。則胡不以禮自信哉。吾謂君臣禮也。吾得而體之。上交不諂。禮之大防也。吾尤得而辨之。有如上奉元首之尊。不隆而事之。能為禮乎。此隆君之與諂。相去幾希。安知一人之是。能無冒乎。衆人之非。有如下憑廉隅之遠。不抑而就之。能為禮乎。此抑臣之與諂。業已嫌疑。夫又安知古人之忠。能免乎。今人之佞。威福還之朝廷。禮與一或顰笑之于<sub>下</sub>。猶未盡也。彼方凜

凜然日惟咫尺之違是懼何暇悅色微詞以自託借曰諂焉不幾為禮而猥蒙禮法所繩耶進退聽之君命禮與一或拜起之渝猶未盡也彼方競然日惟寸尺之矩是度何敢突梯脂韋以欺人借曰諂焉豈其禮在而反為禮法所去耶蓋禮也而以君臨之是一日無禮一日之貴至于禮焉吾無歉矣雖從吏無所用之矣君也而禮實仍之是毫髮未盡即毫髮未安至于盡焉吾與君俱無憾矣雖容悅無以加之矣故禮不可為諂猶諂不可為禮其別若蒼素然雖人言無恤可也諂之中無禮猶禮之中無諂其機若夜旦然雖人無異同亦可也不然一人受訾將令天下後世人廢禮哉

是夫子自語却似夫子泛論微詞妙理挾劉大之氣以行之蓋得古人之神者非一味留心細整者所能及艾千子

須知盡禮與諂絕不相蒙禮字精盡字詳盡禮與諂分別處寫得明透文之妙境固不希在虛婉也



君子無終

一節

葉修

觀君子心不去仁而其功密矣。蓋君子依于仁者也。即造次顛沛且然而曾有一息不仁乎。且夫至無間者仁之體而至不容間者體仁之功。一取舍必於是焉。固仁矣。必取舍而後于是焉。其去仁不亦多乎。君子者知天理之惺。惟此一念則不復可以離合言。知性真之流行無時或息。則不復可以久暫二理欲淆而斯須不辨。仁已違矣。君子幾微必燭。即一終食間亦理也。非欲也。蓋渾乎神明為體矣。天人戰而斯須不決。仁已違矣。君子毫髮必謹。即一終食間亦天也。非人也。蓋純乎性命為徒矣。故無論暇豫即時且造次矣。人將以震憾

易衷矣。而君子必于是焉。靈臺靜一。殆真可急可緩。而非是不可以  
補題 一息安也。造次且然。況不為造次者乎。無論晏安。即時且顛沛矣。人  
皆以利害變志矣。而君子必于是焉。優游自得。殆真可生可殺。而非  
是不可以一日處也。顛沛且然。況不為顛沛者乎。是何也。欲惡未交。  
心之靜也。其取其舍。吾將力以制其流也。終食而造次。顛沛心之幾  
也。即無取無舍。吾猶將靜以定其命也。不然而一或去仁。寧不愧于  
君子之名乎。

首句渾講後二句即從首句申言之。鍊格之圓。渡接之融洽。無踰  
此文者。故當澄氣讀之。艾千子

極恰好。極自在。理蘊精湛。而心氣和平。聖于文矣。

回也其庶乎屢空

葉修

聖人之稱大賢惟其深于道也。夫道不可幾而回幾之矣。亦既常處約矣。是以賢之且學道之人。豈盡與世相俯仰而幾希未達。未免與道相離合。夫惟離之而道病。以其離之心混于貧賤之途。而道愈病。則胡不于回觀之。夫回言道。二三子亦言道。豈其遠近之相懸。顧天人之戰未決。此道在若存若亡之間。而天之數勝人之數不勝者。惟回內外之辨未分。此道在不日不月之介而去之日短。不去之日長者。惟回無論顯之道也。省其私于淵涓隱約之中。亦庶乎皆道妙焉。此夫義利之大防。奚事矜持。然而其空也。即周于利不與易也。蓋坐

忘以後未之或知。但見其立乎不貸之圃而已矣。無論存之道也。觀其復于毫忽是非之頃。亦庶乎不遠于道焉。此夫倘未之有無奚足帶蒂然而屢空也。即久處之而亦一也。蓋不貳以來人不能窺。但見其絕夫有餘之害而已矣。雖曰奔後于絕塵。不敢言道乃其趨之也。幾矣。以有道之躬外與物接。悉知其吉。即不空。即不惰之行。與不堪之貧。不亦泊然相遭哉。雖曰從苦于末由。曷言近道。乃其見之也。幾矣。以至足之道。動與空遇。寧問其今耶。昔耶。不罷之悅。與不改之樂。不亦兩俱物化哉。以是知一簞一瓢。非亂世之適也。不將不迎。又非一日之得也。入之愈微。故見之愈大。澄之愈徹。故詣之愈深。假令計

豐約。回將不得。與人爭。能如其相忘乎。道術人亦安得與回爭善乎。重在近道。安貧只是帶說。觀其串遞得法。庶字屢字俱見鏤刻。

日知其所

一節

葉修

賢者論好學其心無時而不學也。蓋日知而月不忘則心一于學矣。其好之也至矣。學者其知務哉。子夏意謂人之于道其心好之則雖欲不學不可得也。其心不好則雖一時學之猶弗學也。何言乎以無窮之義理豈能盡知而吾苟一日不求知焉則即此一日而心與學違矣。必也日知其所亡不悞于見聞之內而益探于耳目心思之外厥修乃來若將有惟日不足者是何其日。此學也。以一日之偶得豈能無失而吾苟至于月而忘之則即此一月而心與學違矣。必也月無忘其所能不以一得為可樂而惟以怠惰荒寧為可憂。涵泳持

循。若。將。有。期。月。如。一。日。者。是。何。其。月。；。此。學。也。蓋。天。下。之。物。非。甚。有。當。乎。衷。者。常。易。以。厭。而。今。也。無。論。能。與。不。能。恒。切。；。焉。蓋。真。理。與。心。契。而。舉。凡。物。之。可。好。者。無。以。尚。之。矣。夫。人。之。情。非。甚。有。羨。于。彼。者。必。不。能。久。而。今。也。無。論。日。之。與。月。恒。致。；。焉。蓋。真。心。與。理。孚。而。苟。非。我。之。所。學。者。所。好。弗。存。矣。故。口。耳。之。習。不。足。以。言。學。而。惟。精。神。企。慕。者。之。為。真。日。月。之。至。不。足。以。言。好。而。惟。終。身。不。厭。者。之。為。得。不。然。則。即。使。學。亦。或。作。或。輟。耳。已。惡。在。其。為。好。學。乎。

好學緊連上二句從日月無間處渡下好字何等妥切時文必強  
以次句能字對知字矣 陳百史

知能二字兩句互見日知月無忘即是時習即是溫故知新于上  
二句中段見好字極靈極緊

所謂修身

全

葉修

傳言修身即心之不正以勵之也。蓋心不可有所也。謂視聽食息皆心也。故自修者知不正則知正矣。嘗謂人之身惟此一心。寧可以有無存亡言哉。顧或有之不足以為存而無有乃所以存。是惟修身者辨之何也。心身之心也。故可視可聽可飲食。獨不可有忿懼憂樂之所。蓋無所心即此身無非心者。有所心即此心無非所者。其正不正未可相提而論也。有如此身以內。忿憶也。恐懼也。業已各有所矣。有則即忿懼亦所也。奚其正。好樂也。憂患也。業已各有所矣。有則即憂樂亦所也。奚其正。當斯際也。吾將逐境以生心乎。彼視者聽者飲

食者大都皆四者之所。奈何言心存。吾又将即心以攝境乎。見者何。聞者何。知味者何。夫既不得四者之正。奈何言心在。故知無心之心。在中而有心之心。在所在中之心。常覺而在所之心。常無明人之身。大抵然耳。是以身一也不善修之。則委其心以適吾身之便。善修之。則虛其中以執吾心之樞。蓋不能去喜怒。去其喜怒之所。而後現前之日用。一惟無喜無怒之心。以照之。不能絕憂懼。絕其憂懼之所。而後五官之靈明。一惟不憂不懼之心。以攝之。身其庶幾哉。不然始也。情識用事。既忘其身。而不知卒也。耳目並馳。遂求其心。而不得。彼修身必先正心者。何以稱焉。

惟有所故不在書理本是直截上下搏抗神力絕世



楚書曰楚

一節

葉修

傳稱所寶惟賢而慎德之旨明矣夫善人國之紀也論楚之寶乃不於彼而于此焉其亦知慎德者與且天下善人何代無之顧世主往往失善者無他異物易以移情而懿德奪于所好即自以為寶非寶得其寶者也吾獨愛夫楚之書其言楚國之寶也異乎夫人所謂寶焉意以凡不恒有于天下者人從而寶之倘自先君以來世相玩焉無為寶矣無乃惟是善人其生也不偶其出也有為庶幾哉所稱希世之珍乎凡重有係于天下者人不得不寶之倘陳之庭而僅以譁囂稱焉無為寶矣毋亦惟是善人得之則國以昌亡之則國以瘁庶

幾哉。所稱上世之奇乎。無論君德之蹈違。資人之善以善之。即中外輯睦之會。時得一二君子以展采。錯事其間。俾寡君藉以守府。其寵大矣。即世以爲憲藏焉可矣。而他亦何寶焉。無論國故之善敗。賴人之善以獻之。即神人和洽之頃。時得一二吉士以聲明文物。其間俾敝邑藉以保世。其精多矣。即世以爲載璧焉可矣。而他又何寶焉。蓋天方授楚。故嘗篤生善類。予以鎮王室。而制百物。當其時。即與山林藪澤之寶並進。而不得謂之非寶。天不替楚。故嘗佑命好善之主。於以昭令德。而訓嗣服。當其時。即使昌大。囂庶之樂。錯陳而彼且自失。其爲寶。吾聞人君有寶。時而保之。類若此。而子屑于白珩之問。吾又焉知之。吁。世方以有寶爲國重。而楚獨以無寶聞。世方以人之藏爲寶。而楚獨以善與國人共寶之。內外本末之辨。于此言也。足以觀矣。慎德者尚三復焉。

文古而整。只以列國文字口語還之。善人不太鄭重。尤爲獨識。艾

千子

句。用左國之意。却不蹈一句左國口吻。此自作古者。非襲古比也。體更綿密。

此謂惟仁

過也

葉修

愛惡之盡道非仁人不能也。夫愛人惡人公心也。仁人能之而命與過者不能何哉。且自人臣不能皆利吾國。故臧否分而其道歸之。君人君亦不能盡得利吾國者而用之。故取舍難而其道歸之。能者今也。無容之人與休者並生而卒不得以其身同處。仁人之國。仁人之情未始于放流者。獨忍而必使其國無非休者之人。以此知正士寡合。能為可愛。不必人之能愛。是惟仁人能愛之。巧佞易售。嘗掩其所可惡。以逃人之所惡。是亦惟仁人能惡之。妍媸雜進于吾前。非昭揭日月之公。則不能察彼其朝。無不舉之賢。亦無不退之不賢者。非

他人必仁人也。喜怒並飾于一人。非主持造化之力。則不能斷彼其時。無一日不舉之賢。亦無一日不遠之不賢者。非他人必仁人也不然。則天下之見賢者。豈少哉。願持二三之志。以待一士。即欲舉之不能也。欲舉而先之不能也。此寧獨人之難得。夫亦為命而已矣。何也。進賢如不得已。固也。乃業在必進矣。夫孰制之而使不能。天下之見不善者。豈少哉。願懷進退之念。以示優容。即欲退之不能也。欲退而遠之不能也。此寧獨材之可惜。夫亦為過而已矣。何也。罪疑惟輕。固也。乃業在無疑矣。夫孰繫之而使不能。彼其所據。孰非榮人辱人之權。然能為權而不能為仁人之公。故舉之退之。為難。彼其所挾。孰

非人貴人賤之勢。然能為勢而不能為仁人之斷。故先之遠之。尤難。吾不知吾黎民謂何。吾子孫謂何。甚矣。君之不可不仁也。

能字變化無窮。順呼逆繳。比。縮。照。巧。與。力。合。後。學。觀。之。束。手。咋。舌。而。已。艾。千。子。

題有六能字。只能好不能好。能惡不能惡。二意耳。曲折清辨。瘦削峭利。其品格與韓子原毀諱辨。歐陽縱囚怪竹諸篇相伯仲。時文中與之對起者。方孟旋謂柳下惠少連二句文而已。

王天下有

三節

葉修

論王者有道以淑天下而推其道之所以善焉夫三重不善皆苟道也非王天下者有之何以寡民之過哉嘗謂上下相維有道存焉下之人不守道不足以淑其身上之人不盡道又將何以淑其民哉吾以為維王天下者有三重焉彼其元良備矣時勢乘矣雖不期威福于天下而有禮有度有文儼然為明天子之制作雖不期民物之景從而同倫同文同軌翕然歸大聖人之經綸民之寡過民之幸也王者貽之也不然而論三重于上豈無以無徵而悖之者乎論三重于下豈無以不尊而玩之者乎誰其信從焉是非道之不善也非其人

而道不行也。故君子身為天下之主，則制備天下之道，制法以民，而不求之民也。本諸其身矣。議道自己，而不在夫已也。微諸庶民矣。三王此道，吾亦此道也。考之何謬焉？天地此道，吾亦此道也。建之何悖焉？質之至幽，而幽不能為吾疑；吾其與鬼神同道乎？俟之至遠，而遠不能為吾惑；吾其與百世同道乎？蓋上得此則為建極而不虛，王下得此則為會歸而常寡。過是豈君子獨與人殊哉？天下一道也。彼以無微不尊，失之而我以王天下得之耳。吁！世無君子，民將何以望乎？

平中有氣勢，散中有筋節。

苟不固聰

一節

葉修

至誠之道，知之難其人焉。夫道之易知者，非其至也。至誠之道，非至聖何足以知之中庸？以是贊天道也。意謂天下惟德盛者，每難以形容，而淺中者常易以測識，此無他，安勉殊途而誠之，至不至相悖也。乃至誠則其功大矣，有所用而無所倚矣。其經綸也，吾不知其胡為而肫也；其立本也，吾不知其胡為而淵也；其知化也，吾不知其胡為而浩也。天下有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一元之辨，縱之于天，而不常有四德之懿，通極于命，而非強求涵此而為淵泉，即至誠之所蘊也。以其中與至誠之中，兩相契焉。或者可得之言意之表，而苟

非其人。不與知矣。擴此而為溥博。即至誠之所以運也。以其量與至誠之量。兩相符焉。或者可通之象數之先。而苟非其人。不與知矣。將由思以求知之。而彼神天之德也。無思也。雖其用不越于綱常性命之間。而一涉擬議。即不可與言德性之知矣。吾不圖盛德之極。一至此也。將由勉以求知之。而彼化天之道也。無為也。雖其道即存于造化倫理之際。而一事矜持。即不可與言天德之精矣。吾不意自然之妙。一至此也。吁。人道可知也。謂其誠而未至也。至誠則天道矣。宜其不易知也。

此只極贊至誠大德也。無倚說不盡加肫。三句肫。三句說不

盡。再加此節。原不重知聖人者。與明乎郊社三句一例。贊嘆淫泆。得解得神。

知遠之近

三句

葉修

觀君子之所知可與幾也。其甚矣。知幾之難哉。彼所以遠所以風所以遠而風者之顯。非君子孰知之。且學莫嚴于己之辨。乃鮮有求諸己如君子者。豈謂是其知弗若與。所務在顯則不知自近之甚。微所忽在微則不知風行于遠之必顯。耳乃觀君子之道。其闇然自修。似處乎的然表著之後。而究君子之知。其神明內映。嘗得于衆人之知之先。當其暢九垓。泝八埏。豈不知遠。顧獨知遠于未遠之初。咫尺思為之地。烟々乎可燭而照焉。何也。積近得遠。至于遠而泐漫。不可知也。孰若遠之近之知哉。當其吹萬有動天地。豈不知風。顧獨知風于



未風之時。淵蛸萌生之處。隱乎可鉤而探焉。何也。蓄極成風。至于風而披靡。不可知也。孰若風之自之。知哉。當其言近不言遠。言自不言風。豈不知微。顧人之弔詭也。索微于顯之外。此之玄覽也。燭顯于微之中。微莫微于情意之初起。而有情則顯若。或迎之而知其首微。莫微于法象之漸著。而有象則顯若。或引之而知其終。此無他。隱見同緣。而形神獨覺。至于微之顯之知。而後無遠近。無外內。無知而無不知哉。吁。此之為知。果人所不能知哉。性蝕于聲色。而反樸則靈。智昏于馳騫。而內炤則徹。是以研幾之學。必自立心始。深透凝遠一字。不可增減挪移。微顯與遠近風自。是內外羅紋互。

語此作幹旋處更妙。他作于微顯入遠近風自者。頗覺癡贅。不如此作。蓋此作以微比近。自深一步。他作以微即近。自顯即風遠。則末句為贅語矣。艾千子

微顯也不曾深一步。只是上二句從外說到內。下一句從內說到外。三之字十分警刻。逼得下節起。以此勝人耳。

謹庠序之教

葉修

大賢明王道慎所以教人者而已夫教之興也自庠序始曾是而可不加謹哉是以王者務之且夫為民作之師豈其無有教典其敝也教士者不任世道隆污之責而為士者罔知人心淑慝之幾難與王哉吾謂庠序之設自古然矣上之人業已群此俊選用宏新樞之道奈何令智故萌生而不大為之防下之人業已乘此明時被服禮樂之風奈何令後生靡薄而不重為之慮無問不學非教即彬涉六藝之津塗猶然師一俗異不勝道術之裂是直以殉業為私門而于指出于章縫也夫安得不閑當其時功令之昭揭憫然念斯人之有

非其競，可觀已。無論異端非教，即雍、湛道德之英華，猶然飾虛亂寔，不勝純繆之多。是直以儒術為弔詭而荆棘起于宮牆也。夫安得不戒？當其時，學宮之廣厲，常凜然懼斯道之泄越，其瞿，可想已。其辨志也，自離經以來，寧惟一朝夕故，然且慎之又慎，何心哉？雖以聖天子之車書文物，誰敢異同而規先未兆，即繩約不儼于此矣。其振民也，自勞來以後，何往不為人所計，然且日慎一日，曷故哉？雖以子大夫之浸仁沐義，無敢出入而法，始幾微，即矩矱不加于此矣。此無他，首善莫如虞庠，樹德莫如在上，向也農桑未舉之民，放肆無良，吾既不敢不虔其始，今也衣食饒足之民，逸居成習，吾又安得不謹。

其終王人為天下萬世慮至深遠哉

上無道揆

守也

葉修

大賢望仁君而深為道與法計焉夫議道自上守法自下豈非仁人之利哉而何可令一日無也且自古平治天下率上下相維而理何獨其未<sup>求</sup>多於上之人哉是唯有操治忽以制其下者必有乘治忽以持其上者故均之由先王之道而孰為之揆之上而下則伺之矣均之從先王之法而孰令之守之下而上則啟之矣當夫仁人在位于斯二者何有乃奈何高位之非其人耶將見問其上既擁一時之尊以恣睢於九重而大道之行道<sup>往</sup>置而不講問其下即幸一時之蔽以散翫於庶事而大物之權比散而不收內揆之心思外揆

之政令凡以建斯世斯民之極而令果有之守乎無矣無則一人失政諸大夫類無不為政者非不守也象魏之懸皆所逋蕩而去之者也遠而揆之古近而揆之今凡以定天下萬世之軌而令果有之乎無矣無則一人無制千萬人慮無不帝制者非不欲其守也秦阿之柄皆所睥睨而干之者也雖朝廷之威命靈爽何莫非道顧有道者尤有道者下亦惡得而私諸上哉蓋上替即道喪世下陵即世喪道而道世交喪之由可睹矣雖天下之要約法微何莫非有道之遺法顧有法者尤有法者上亦惡得而禁諸下哉蓋上不馭不君下不為馭不臣而君臣否隔之故可推矣何也一徒善而遂濶畧于法守

是耳目未竭而廢律度也雖堯舜不敢業已無善而猶取必于法守是廢律度而欲善師匠也雖堯舜不能甚哉上下之間安危存亡之

繫也仁人有餘責矣

無道揆觀合無法守推勘甚精得源流之故文亦融湊成片艾子

此三節責其君二句自應串講警切精刻絕似鄧文潔禮樂不興諸擬墨○道法二字在上此只重揆守二字耳上不揆則下不守疏解痛快

是故得乎

大夫

葉修

論民之貴自得民而貴者言之也。夫天子而下遞相貴者豈一人哉。而獨得丘民先之則民貴矣。且自古樹君公而承大夫凡以又民耳。彼將民是又也。安得重民。彼各為又民設也。又安得不重民哉。吾謂天下惟民而已。一民之身輒能自為聚散而操其權以轉移乎。上萬民之上反不能自為分合而常虛其位以聽從乎民之初未有君也。自閭師族長相推戴而君出焉。是天下之王天下之共往為之耳。繇是得天子臣天子得諸侯臣諸侯無論所得彌尊所處彌下即此制分土分民之命者誰乎必得民之人也。民之後亦未嘗有君也。自

匹夫匹婦相後后而君起焉。是四國之王。四方之攸同為之。耳繇是天子在曰諸侯。諸侯在曰大夫。無論君取其縮。民取其盈。即此擅一官一命之柄者。誰乎。必稟承于得民之人也。當王者之大一統。致令六德待以日宣。三德待以浚明。下之人孰得而議之。不如彼之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蓋有衆庶。斯有朝廷。但見自家而國。而天下其興替之大機。一決之里巷而已矣。當天子之尊無二王。致令資于萬乘。以為千資于千乘。以為百上之制。又孰得而違之。不知彼之所資。又有資而然者。蓋有民情。斯有分義。但見宜王宜君。宜庶士。其得喪之大命。一懸之編戶而已矣。故知子弟父兄。非嚴于王公之勢也。耨粗棘。矜非烈于威福之靈也。願一民未得。即九重為獨夫。而邦家之近。又孰敢矯命而雄行。立民一得。即四海有同尊。而卿士之疇。又孰非記重而恃力。所稱民為貴也。如此夫。

變三比法。行以八股。歸重得民。老特之境人。悚易。陳百史。

此節說民為貴。故重在首句。下二句帶說耳。平列三段。題神去而萬里。故此文法雖變。而理寔正也。

題張魯叟稿



張西江制義搜抉微細窮極窅渺出入於檀考而泯其迹文章中曠境也世之工揣摩者率尚富麗質之西江背馳甚矣而西江竟傳宦途不遂足迹徧天下口授生徒慨然以神仙自命何其志之超也古人文雖性成亦有觸而發少陵不奔竄何以有紀行諸詩子厚不貶逐何以有柳州諸記使西江優游廟廊黼黻盛治縱著述千古亦不能盡發其幽竒瑰異之致於制義間也窮而後工豈不信乎西江小品可傳最富余擇其正大者十餘首定為帙



詠而歸

張壽朋

狂士之興以無盡為有盡也。夫歸則興若盡也者，且詠而歸焉。其終無盡乎？想曾點意曰：夫人之情，卷舒自如也。行止自如也。其終有天則存焉。而契之者太遠矣。暫撫茲莫春，從容次第取，而有諸胸中。蓋不知今日何日哉。烟景無言，而天籟與之時發。吾且咏矣。乾坤皆寄，而日入似亦知還。且咏而歸矣。一唱一和，冠者按節，童子依聲，翩乎乘春服以徜徉。忽不知其由林臯而之里巷。宛然會鼓瑟之故吾矣。若嘯若歌，沂水成聲，舞雩入韻。洋洋乎載春暉以旋止。將不覺其解游侶而接家人。鏗然似餘音之在御矣。咏也胡為而咏也。無乃有

使我鳴者也。而歸也。又胡為歸也。真若有導之往者也。發舒元化之狂歌而行。且暢動乎琴書之側也。可以咏則咏也。無乃心與景會耶。亦可以歸則歸也。則又似乎時與心會也。摹寫陽春之逸調。而更不知其歸遠乎環堵之中也。咏則咏兮。而欲辨忘言。誰識此中之真意。歸則歸矣。而無往不復。一任人境之自然。暫之志如斯而已矣。

歸去來詞無名公傳

陳成子弑

全章

張壽朋

聖人討賊之義。兩阻于君臣焉。可以觀世道矣。甚矣討賊天下之大義也。君弱臣強。而魯之國是非矣。聖人其何以伸義于天下哉。且夫天下有賊。當為天下討之。君則出其令。臣則奉其威。非唯職在大夫者所與謀。亦人君所共憤也。齊之君若簡公。固自為不振。以貽夫僭逼之端。而其臣若成子。乃素為不法。以終于亂賊之罪。豈特一齊國之變。一齊人討之哉。觀孔子沐浴而謀討。則其義有不容一日少留者矣。告諸君而委諸三子焉。是簡公之後。又一簡公也。孔子傷之曰。大夫有謀國之義。而義莫大于討賊。是不敢以不告也。而君若此也。

且告於臣而終不可焉。是成子之後，又三成子也。孔子重傷之曰：大  
夫有謀國之義，而義莫大于討賊，是不敢以不告也。而臣若此也。吁。  
孔子不敢不告矣。其如公之不能令彼三家，何？孔子不敢不告矣。其  
如三家之敢于玩君，奸命，何？吾于是而知簡公不始于見弑之日，始  
于為魯哀之弱耳。成子非始于弑君之日，始于為魯三大夫之強耳。  
齊魯之君臣類如此，世道可勝痛哉。

尖利刺心，冷痛入骨，惜不令作史。

今王鼓樂

二節

張壽朋

民之樂君不樂君者，以君之樂民不樂民也。蓋君不樂其民，則怨聲  
作焉。樂其民，則頌聲作焉。此同樂不同樂之辨也。孟子為宣王言樂  
者曰：樂不在上，每在于民。故吾王一鼓樂也，而百姓疾首蹙頰之詞  
以。父子兄弟妻子為說。一田獵也，而百姓疾首蹙頰之詞以。父子兄  
弟妻子為說。夫王自有其鐘鼓管籥耳，自有其車馬羽旄耳，而豈奪  
之民哉。良由其平日不能親其之<sub>民</sub>父子，聯其兄弟，而聚其妻子，胥百  
姓而同樂之故也。吾王一鼓樂也，而百姓欣<sub>有喜色之詞</sub>。且慮及  
于疾病也。一田獵也，而百姓欣<sub>有喜色之詞</sub>。且慮及于疾病也。夫

王自有其鐘鼓管籥耳自有其車馬羽旄耳而豈予之民哉良由其平日能起民之疾病胥百姓而同樂之故也由前而觀民心一則曰何使我至此極也二則曰何使我至此極也百姓之悽愴如此又何忍于好樂乎由後而觀一則曰何以能鼓樂也二則曰何以能田獵也百姓之歡悅如此又何待于好樂乎然則與民同樂者乃好樂之甚者也

不着色不用巧不立論不使氣疎々淡々語簡味長真仙筆也。絕似弘正文字

充仲子之

至末

張壽朋

廉士不得為蚓則亦不得為廉矣蓋唯蚓無求於人也仲子當為蚓而蚓卒不可為又何取於仲子哉且廉者士節也伯夷居之盜跖恃焉然順於居食之常而通於倫理之大乃能以廉稱非蚓而已也吾竊為仲子慮之夫人有母子兄弟夫妻之倫不同於蚓也明矣夫人有飲食織紉居處之事不同於蚓也亦明矣第自仲子於陵之操而充之有母則人也有兄則人也有妻則人也有人則不能為仲子為仲子必為蚓而後可乎然蚓之所需不出於槁壤黃泉之內仲子之所取猶疑於伯夷盜跖之間吾恐蚓自蚓而仲子自仲子也若曰身之織

屨一槁壤已焉。妻之辟纊一黃泉已焉。則萬鍾之出於兄，猶夫身之織屨也。生鵝之出於母，猶夫妻之辟纊也。跖於母而獨夷於妻，曾不知織屨之所從來者，果誰之樹耶？跖于兄而獨夷於身，曾不知於陵之所自處者，果誰之築耶？此而弗能克，未見其蚓也。然而就仲子期仲子，當必無母子兄弟之屬出乎人而入乎蚓，然後見於陵之操也。已要之率人，以為蚓雖節亦可嗟為蚓，又不能其心，徒自苦齊世家之仲子，胡為乎不因孝友庶幾伯夷之廉，而甘心於不蚓而蚓哉。聯絡過遞，併全章為一句讀之，無可住口，而題界劃然，題緒井然。非仙而何。

得其心有

鷗也

張壽朋

以心得民，而其勢惟心是契焉。蓋仁不越此心也。歸者驅者，亦視心為去就哉。且主術運于一心，而好惡其端也。仁其管也。審此可以得民矣。夫仁者順，則見其善下焉。廓則見其善容焉。注則見其最深焉。藏則見其最密焉。總之吾心與民心相為樞筥者，此耳。抑知得民心之道乎？事與仁合，則民好心生；而吾與之聚，是導之以流，縱之以逸也。事與仁悖，則民惡心生；而吾勿之施，是為魚去獺，為爵逐鷗也。如是而吾其仁矣哉。民心其得矣哉。即其歸者而狀之，滔乎誰不樂；吾之決壅塞而游于注瀦之澤也，澹乎誰不適；吾之解束縛而馳

于廣莫之野也。此無他以民之好惡卜之也。蓋民猶魚也。以仁為淵。以不仁為獺。民猶爵也。以仁為叢。以不仁為鸛。好惡與民同者。初無心于引之。而好惡與民拂者。若有勢以毆之。是故使民之爭流而疾走也。由是觀之。得民者此心。毆者亦此心。仁與不仁之間耳。吁。今之諸侯。其為水之下獸之壙者。誰耶。其不為魚之獺爵之鸛者。又誰耶。求得民心可乎。

串挿吊挽之法至此密甚。然不織不塵。一歸自然。

始舍之圍

而逝

張壽朋

校人之狀。生魚固。生魚之狀也。蓋由圍。而洋。而悠然。逝焉。生魚之狀固然也。此校人以之為生魚狀哉。昔校人烹子產之魚。而反命也。欲安于產生魚之心。必形容魚所以得生之狀。蓋魚之相忘于水。則何圍。之有。又何洋。之有。又何必悠然以去也。惟魚之無故而失水。一旦無故而得水。則始必圍。焉。少必洋。焉。終必有所逝而悠然去之也。使不以悠然者狀魚。則子產之心不悅。使遽以悠然者狀魚。而子產之心得無疑乎。故曰始舍之圍。焉。狀魚之無知于水也。猶若生若死者。此豈非魚之情哉。其始固如此。少則洋。焉。狀魚

之有知乎水也。將若死若生者。此豈非魚之情哉。其少頃固如此。又不覺其悠然而逝焉。狀魚之以水為天也。若恐其死于網罟。而求其生于江湖者。此豈非魚之情哉。其終固如此。夫魚既烹矣。安有所謂圍也。安有所謂洋也。安有所謂悠然而逝也。校人則善言魚矣。自平日之所見圍也。自平日之所見洋也。自平日之所見者。悠然而逝也。以生魚之狀。飾死魚之奸。豈不足以欺子產哉。

題中字眼顛倒錯亂而旋運俱在題外。着力注下。欺以其力。人知用筆之奇。不知用意之巧。

咸丘蒙問

全章

張壽朋

融於詩書之旨。則知野語者非矣。夫古今未有臣其君父者。載在詩書。可想也。安得以野人之語亂世哉。且舜以身立萬世。臣子之極。凡書之所紀。詩之所歌。皆其性真之旨趣。苟不至于悖倫梗化。為野人者。皆可以心會之也。何咸丘蒙未明於君。不得臣父。不得子之語。遂欲以齊東野人待舜乎。詎知以堯典証堯事。則攝堯非臣堯也。又以孔子之言考孔子之言。則知天無二日者。不臣堯。必不至有天下。爰為臣堯者。稱殆也。且取孝子不得養親之詩。而移為亂臣必當臨父之案。是泥靡有子遺之情狀。而認周無遺民之版圖。何乃害辭害

志之至於此乎。欲知君不得而臣，弟明于父，不得而子，可矣。吾且誦詩焉，不惟有北山，而且有下武，取孝思之旨，而諷詠之，是何其尊養之至也。吾且讀書焉，不惟有堯典，而且有禹謨，取允若之旨，而尋繹之，又何其感化之深也。所謂父不得而子者，知此則知君不得而臣矣。乎蒙也，融於詩書之大旨，其聞齊東野人之語，有不掩口而笑者哉。

點叙有法，轉換無痕，是長題第一手。鄭荃陽

以堯典曰：孔子曰：詩曰：書曰：作關鍵對闕，齊東之言，格律直截，鋒穎快利。

北宮錡問

全

張壽朋

時人究周室爵祿之制，而大賢槩舉其所聞者焉。夫王制莫備于周室也，諸侯作而爵祿之制日湮矣。大賢寧得不以之為時人詳也哉。且夫天下有大權焉，爵祿人是也。自周之衰，而諸侯兼併，僭竊者紛紛于天下。周室之成制，幾乎無聞矣。北宮錡以制為問，而孟子據其畧而言曰：周室班爵之制，吾不得而盡聞矣。姑自其行于天下者述之，則天子其一位矣。自天子以下，曰公，曰侯，曰伯，曰子，曰男，位不同而爵因之異焉。統天下以論爵，而計其等者，凡五也。又自其行于國中者述之，則君其一位矣。自君以下，曰卿，曰大夫，曰士，曰中士，曰下



士位不同而爵因之異焉。折國中以論爵而計其等者凡六也。此則畧也而非詳也。如諸侯僭竊何哉。周室班祿之制吾不得而盡聞矣。姑自其行于天下者述之。則天子畿內之地以千里定其規矣。下此而為公侯也。伯也。子男也。凡四等焉。而胙土之不及其數者僅附于諸侯可也。又自其行于國中者述之。則天子畿內之臣與列國相為表裏矣。外此而大國也。次國也。小國也。制祿各有差焉。而庶人之詔食于官者視諸農夫可也。此則畧也而未詳也。如諸侯兼併何哉。吁。因其畧以求其詳。即其所可聞而思其所未聞。誠可為王章者一大權矣。周室徒存而爵祿竟為天下壞。又何以居于人上哉。吾恐典籍

日歸于強國而畧者且不可聞也。

通題結構不差一黍而清嚴之氣溢于毫楮。鄭峯陽

爵祿二字為經。天下國中為緯。詳畧二字為眼目。條理分明。鎔鍊工整。成弘正宗。不着議論。不加粉飾。是高出啟禎處。

羿之教人

全

張壽朋

悟道於法而兩借藝為喻焉蓋法在即道在也觀之射與匠可不以法致道乎孟子恐師心畔道也姑寓言之曰雖一技固自有師存矣師人者以法師人而師於人者以法師於人其誰能廢法乎夫使射不從殼出也匠不從規矩出也羿與大匠何難去型範以標奇又使射不以殼入也匠不以規矩入也學羿與大匠者胡不棄筌蹄而獻巧奈何殼固所以射者也志此之謂羿志此之謂學羿而得手應心適在將發未發之頃而語古今之射其人師羿而羿師殼已乎規矩固所以匠者也以此之謂大匠以此之謂學大匠而得心忘象非處

不方不圓之間。而語古今之匠。其人師大匠。而大匠師規矩。已乎注。精於穀與規矩之中。而懸解於穀與規矩之外。得之矣。

章法句法字法。皆以虛運。熟于莊孟兩家者。可語此文。舒碣石。脫盡餽町。杜絕攀援。西江自言吾命當仙。既有此文。何必言命。絕不露正意高。

○ 舜發於畎

全

張壽朋

歷究人之所以生。而逆境可破矣。夫人未有生。而安樂者。由聖賢而常人而亡生。主合觀之。則謬稱逆者愚矣哉。且順逆相對二境。愚者之所為。朝華夕落也。誰則提生死之關。以破之。自古生而至今不死者。聖賢矣。君不必舜。臣不必說。禹及霸佐諸賢。亦安用種。勞苦窮餓。拂逆為哉。心以之動。性以之忍。才能以之增益。而大任者。乃得所生耳。常人有常人之生。非困心衡慮。非徵色發聲。則死之途也。凶主有凶主之死。有法家拂士。有敵國外患。則生之途也。由來醉夢於世情。中人投之以憂患。遂感然而愁。投之以安樂。遂欣然而喜。乃今而後。

知憂患所以生我也。畏憂患者不悅生者也。而安樂所以死我也。喜安樂者不畏死者也。苟欲為聖賢之生也。亦惟以勞苦窮餓拂逆諸境卜之哉。吁。人雖顛倒於世情。不知苦為樂。為苦而曉之以生死。必有翻然醒者矣。一朝而樂旋。一朝而死。千古而患竟。千古而生。當境者自得之。

把生死二字翻得恁般奇快 鄭荃陽

生死二字從心性上看。識見便卓快。爽如并剪。哀梨警惕。則晨鐘暮鼓。

○ 有伊尹之 篡也

張壽朋

恐以精忠開逆節。而獨覈之於志焉。甚矣。尹之所以為尹者。志耳。無其志。而以篡行之也。可乎。且古今之亂賊。莫大於篡矣。而乃以大聖人之行事。冒之。直令人髮指而心寒。此亦未印之志耳。夫伊尹何如人哉。可以堯舜自奉於田間。可以湯桀相忌於塗轍。惟志所流而轉也。伊尹何如志哉。眇思而完之。以氣魄精理而動之。以機權非人所思而到也。故其於君也。誰見為可放。而其反君也。誰見為可反。如曰。揭吾志以明諸日月。此其中即輾轉有餘情。非尹也。尹則念。皆日月。可以通廢置於呼吸之中。如曰。求吾志以印諸衾影。此其中即進

退不勝苦非尹也。尹則在，皆衾影。可以酌去留於掌股之上。洞然吾志中無太甲無尹而獨視天下為磐石之重。故可者可於納天下而儼以答日躋聖敬之靈。凜然吾志中有太甲有尹而獨視天下為敝屣之輕。故可者可於外天下而澹以處顛覆典刑之國。雖有志而無尹之志也。可以去可以奴可以死。安敢冒篡君之迹。為後世亂賊者戎者哉。由是思之古今處君臣之間者多矣。諫諷與匡持並苦而事君之術窮。鼎去與餗覆兩難。而救世之才見。遂不覺出忠入邪者。志之與尹爭毫髮已耳。可畏哉。

明日張膽大聲疾呼。虛舟稿中另是一格。

題錢季梁稿



盛集近乎王中集。近乎霸王之道。正大和平。霸王之道幽深奇詭。隆萬中集也。然癸未以前王之餘氣已丑。以後霸王之司權學者。知其所以然乎。蓋自太倉先生主試深厭平易。力求峭刻之文。石蕢因之遂變風氣。是故丙戌者王霸升降之會也。丙戌鮮有名家。獨錢季梁精實簡貴。有承先啟後之象。余擇而錄之。是集也。於地為岐路。於天為閏統。

吾十有五

全

錢士鰲

聖學之日新於自叙見之矣。夫聖人則神化矣。乃自叙以年而進。聖心固然哉。夫子蓋謂人之於道。患不知學也。果其有進業無退功。即神化之歸。可馴而致矣。吾思十有五之時。嘗不欲以庸衆自限。而以聖賢自期。吾志吾學。可以開拓我性靈。崇廣我德業者。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矣。意念遠而聖功托始。學問進而吾心獨覺。此時猶有事于志也。進而三十。覺操持之已堅立矣。此時猶有事于守也。進而四十。覺識見之已真不惑矣。事不為粗。命不為精。貴知命也。蓋五十而進于此矣。聲不為外。心不為內。貴耳順也。蓋六十而進于此矣。人之于

道也。有生而神聖動中。矩獲者我之于道也。今進而七十亦庶幾安行者。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立志之始。心稟命于矩。深造之後。矩從命于心。即矩即吾亦烏乎知哉。而所志庶無負已。蓋少而壯。而老年日積。而自覺道之加修。志而守。而化學日益。而不知老之將至。心之不可不立。而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通篇是說聖人倦下學時。進步認題既切。行文腴理復密。較

先輩作更有相發明處。艾千子

聖人現身說法。勉勵學者。既不可張皇。又何須謙遜。從此領取題神意精而法老。

居敬而行 其民

錢士鰲

賢者論簡。以敬勝者也。夫敬治本也。簡出于敬。何不可之有哉。仲弓意謂天下之治。夫亦自吾心出矣。是以觀臨民者。先觀其心之所居。何如也。夫子以伯子之簡為可乎。彼無為之理。養民福也。故簡尚焉。然臨下以簡。而吾不可先有簡之心也。惟端莊凝一。在吾心無一之。敢慢而清淨寧一。視天下無一之可擾。無逸以作所。一日二日。勅時幾也。此豈有脫畧世故之心。而凡世故之紛紜。吾亦握樞以運。一切與之休息焉而已。有主以宅心。匹夫匹婦俱勝予也。此豈有輕視民事之念。而凡民事之輻輳。吾亦挈要以理咸。欲養之和平焉而已。以

安○靜○無○事○為○約○揖○人○群○之○要○而○不○以○之○自○律○君○心○兢○民○風○噩○即  
皇○王○之○上○理○不○加○于○此○矣○以○主○一○無○適○為○收○斂○身○心○之○法○而○不○以○之  
強○民○宸○衷○業○民○俗○熙○即○太○古○之○休○風○不○加○于○此○矣○尊○居○九○重○則  
驕○泰○易○起○而○吾○一○毫○無○敢○便○于○已○則○不○以○否○德○忝○帝○位○俯○臨○兆○庶○則  
苛○政○易○生○而○吾○一○毫○無○敢○不○便○于○民○則○不○以○煩○擾○失○民○心○君○人○者○得  
吾○說○而○存○之○庶○幾○哉○可○不○愧○南○面○也○已○彼○伯○子○之○簡○視○此○為○何○如○

行簡只是挈提要領非廢事也握樞以運挈要以理等語便見未  
常廢弛民事但不以之自律而已如此作文見先輩體認極到處  
艾千子

扶帝主治道之精下語深警峭潔季梁之文真不愧成弘



人之言曰 不易

錢士釐

聖人做時君而以克艱之說進焉。夫人未有不難為者。而况於君臣之間乎。人言其可思已。夫子對定公謂夫天下有出于邇言而實關于理道者。不可不察也。臣求興邦于一言而不可得。則竊有感于人言焉。今夫崇高富貴。道謏之辭也。豐亨豫大。宴安之說也。抑人之言有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夫人孰不知君之尊。即中主亦或自以為尊。而此獨以難之一言。槩天下之為君者。非謂夫君之難。所以為君之難也。君以此思難。可知已。人孰不知臣之榮。即中臣亦多自以為榮。而此獨以不易之一言。槩天下之為臣者。非謂夫臣之不易。所以

道也。有生而神聖動中。矩獲者我之于道也。今進而七十亦庶幾安行者。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立志之始。心稟命于矩。深造之後。矩從命于心。即矩即吾亦烏乎知哉。而所志庶無負已。蓋少而壯。而老年日積。而自覺道之加修。志而守。而化學日益。而不知老之將至。心之不可不立。而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通篇是說聖人倦下學時。進步認題既切。行文腴理復密。較

先輩作更有相發明處。艾千子

聖人現身說法。勉勵學者。既不可張皇。又何須謙遜。從此領取題神意精而法老。

居敬而行 其民

錢士鰲

賢者論簡。以敬勝者也。夫敬治本也。簡出于敬。何不可之有哉。仲弓意謂天下之治。夫亦自吾心出矣。是以觀臨民者。先觀其心之所居。何如也。夫子以伯子之簡為可乎。彼無為之理。養民福也。故簡尚焉。然臨下以簡。而吾不可先有簡之心也。惟端莊凝一。在吾心無一之。敢慢而清淨寧一。視天下無一之可擾。無逸以作所。一日二日。勅時幾也。此豈有脫畧世故之心。而凡世故之紛紜。吾亦握樞以運。一切與之休息焉而已。有主以宅心。匹夫匹婦俱勝予也。此豈有輕視民事之念。而凡民事之輻輳。吾亦挈要以理咸。欲養之和平焉而已。以

克伐怨欲

全

錢士鰲

賢者以制私為仁而聖人進之無私焉蓋無私仁也豈其制之誠難而遂可以仁當之哉嘗謂人心出于太虛而歸于物欲故必忘其物欲之心以合於太虛之心而仁在我矣原憲亦知從事于心而乃遽以克伐怨欲之不行為仁夫仁乘氣機盈則克伐歉則怨欲之四者不可行也亦不可使有之而後不行也有之而後不行可以至于仁而與仁猶二之矣夫子乃以為子以四者之不行遂謂之仁乎吾知無克伐怨欲之心道心也道心微而難存也有克伐怨欲之心人心也人心危而難持也人心多盈于我之有餘吾即不能盡忘有餘之

心而制之不行則仁與私交持而私終不能勝其修省嚴矣入心多  
歉于吾之不足吾即不能盡忘不足之心而制之不行則仁與欲低  
昂而欲終不能奪其操持定矣修省嚴則天真可復故克伐之不行  
難也可以至于仁而謂克伐之不行即仁則吾不知也操持定則本  
體可全故怨欲之不行難也可以至于仁而謂怨欲之不行即仁則  
吾不知也蓋仁者與物無競秉心自虛而彼猶在持盈守謙之地仁  
者于物無好宅心自淡而彼猶恐紛華靡麗之悅無私者常盈而常  
定制私者若存而若亡于能回者之不行而進之其于仁何有

難字說入修省操持最合聖人無抹殺先難之理可以至于仁

則吾不知既引下學且明仁體可與荆川先生作並傳艾千子  
不行有受用處亦有受病處不行與仁有離處亦有合處一三分  
明。二節上句作四比下句作四比語氣和平不至低昂太甚

古之學者

為人

錢士釐

論古今之學術其心異也夫學一也而為己為人之心則異是何古今人不相及哉此夫子憂世之意蓋謂世道開于士風學術原于心術一念之差千里之謬不可不講也今夫聖賢之道可以持身亦可以經世何已何人吾人之學所以修行非所以修名何古何今願學無古也古之人非能外今人而別有所學而其心一為己之心也無得于己必求其得于己有得于己不求以聞于人席珍可以待聘而志向無他大成可以化民而精神常斂蓋用通于宇宙學属于身心古人大都然也此詎可復望于今哉學無今也今之人亦非盡外古

人而他有所學而其心一為人心也。未得于己即求見知于人。既知于人。不復求得于己。離經辨志。如古而心已漓。知類通達。如古而名欲勝。蓋以好名之心為好學之心。今人大都然也。學無彼此。而寔判于幾微。隱約之中。念有誠偽。而即重為學術世教之累。為己者。心日斂。而分量愈弘。為人者。心日馳。而規模愈小。聖賢道德。求之貴真。義利公私。辨之宜蚤。學者欲為古人乎。欲為今人乎。

短章精義相逼而來。理融心細。語自醇確耳。艾千子

也。字、金針言、玉屑。此種文即起錢鶴灘。顧東江為之。亦不能過也。

欲正其心 二句

錢士釐

欲正心者。在先實其心之發也。夫未心之發。則意矣。意之不誠。而心何從正焉。以故君子先之也。且人之明德。心實涵之。甚哉心之不可不正也。故求正心于未感之先。則無形矣。求正心于既感之後。則無及矣。欲正心者。宜何先。吾知心無靜也。而意則靜而已。向于動之時也。亦無動也。而意則動而未離于靜之際也。靜而已。向于動。則吾之心易見。亦易漓。動而未離于靜。則吾之心易漓。猶易復。吾欲求心之常虛。而意則至虛者之初萌也。吾自其所初萌者先之。使勿欺焉。而至虛者常在我矣。吾欲求心之常靈。而意則至靈者之初發也。吾自其

所初發者先之使勿欺焉而至靈者常在我矣吾而有求靜之心即為動吾惟于一念方萌之時一加謹焉則雖感物也猶然無感之天也即涵養之功固將繼此而施而此非其所最先者耶吾而有惡動之心即非靜吾惟于一念初覺之時一加慎焉則雖應事也猶然無事之天也即操存之力固將繼此而加而此非其所獨先者耶是知正心者聖賢常惺之法也而誠意者聖賢事心之關也意識而德于是明矣民亦于是新矣學者其先之

誠意一句不粘好善惡惡虛圓和適又自一局艾千子

誠意傳也說誠之功未說到正必先誠處提好惡作骨止言其

所當然未及其所以然也此文于正必先誠其所以然處寔洗發得透

詩曰奏假

二節

錢士釐

中庸兩引詩而推至德之應焉。夫上無言而民自化，與德不顯而天下平語治至此，斯稱至德哉。中庸意謂君子之入德，不獨為化民地也。頌德愈盛，則化愈神。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為己之君子，至于不動亦敬不言，亦信而寧，無其效乎。讀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之詩，乃知治不在言而刑賞之不足用也。上用賞則民亦不敢不勸，頌賞之是勸民也。非民之自為勸也。君子即不賞而民勸焉。上用怒則民亦不敢不威，頌怒之是威民也。非民之自為威也。君子即不怒而民威于鈇鉞焉。蓋我之敬信在言，勸之先故，民之勸懲在刑賞之外也。以此思



德。可知矣。而德尤有進焉。以此思治。可知矣。而治尤有進焉。則詩所云不顯惟德。不辟其刑者。即是故。敬信之君子。其德動合于靜。并其齋戒之迹。而無之矣。聖入于神。并其兢業之心。而融之矣。蓋無事不敬者。其形迹泯。舍淳德也。而淳德之所薰蒸。百姓徧為爾德。而不知誰之力。無念不敬者。其思勉。忘躬玄默也。而玄默之所浸淫。四海蕩為醇風。而不知誰之功。其為善也。無勸心。其去惡也。無畏意。至敬無文。至治無名。蓋皇王之盛。軌沕穆之休風。而嚮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乎。

前節是民勸民威。非勸民威民也。次節篤字確至。皆時文所不及。

艾千子

脫卸而下。迴抱而上。理到神到。法到。

由孔子而

乎爾

錢士釐

大賢於聖道。直任見知之責焉。蓋孟子去孔子未遠也。是故在見知之列者。不自任。乃所以自任矣。意謂莫為之前。孰開我後。聞知之。賴見知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今之時。見而知孔子之道者。誰哉。夫道異代而相感。不論世也。然而論見知者。必以世也。道異地而相符。不論居也。然而論見知者。必以居也。今孔子雖往。然其世可知也。百年若旦暮。然而可以言遠乎。其居可知也。鄒魯若比鄰。然而不可以言甚乎。夫聖人之世。求其近而不可得也。而今其近若此。意必有被君子之澤而得之最先者。聖人之居。求其近而不可得也。而今之

近又若此。意必有遊君子之鄉而習之最熟者。然而無有乎爾也。夫見知者。聞知之資也。既無見而知之者矣。自是而後。去聖人之世。又知幾何。而安望絕學之復明也。去聖人之居。又不知幾何。而安望墜地之復振也。豈復有聞而知之者哉。則亦無有乎爾矣。

末二句徑作不粘帶語。如題而止。又不叅己意一字。艾千子。  
逐句挨序。逐句頓宕。圓健簡朴。守溪文字。

